

· 中医英译 ·

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趋势、问题与展望

周恩琳

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而中医药术语则是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钥匙,有助于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中医药所蕴涵医学、哲学的文化特征和内涵。中医药学是与西方医学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医药术语具备哲学性、文化性和专业性等多重属性,准确地翻译好这些既具独特文化内涵又自成体系的中医药术语,是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关键。对中医药术语英译的趋势、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有利于对外讲述“中医”故事时,准确传达中医药丰富的哲学文化以及医学内涵,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树立文化自信。因此,笔者分析近 30 年来国内外中医药术语英译的趋势和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并对未来提出展望。

1 国内外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的趋势

中医药术语英译是中医药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走向国际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国内外对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译原则与策略、英译标准化和英译思想评介三个方面。

1.1 中医药术语英译原则与策略 翻译原则和策略是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的一个热点。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探讨中医药术语的特点和现存的英译问题入手,然后分析具体的某个或者某类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目前,对于中医药术语英译,主要存在 3 种翻译指导原则:(1) 坚持科技翻译为主,以“目标导向”的翻译原则,认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坚持科学性原则;(2) 坚持文化翻译为主,以“来源导向”的翻译原则,希望在中医术语的翻译中保持中医原貌,保留中医学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术语体系,使外国受众获得与中国人同等认知中医的机会^[1];(3) 双重翻译原则,旨在结合科技翻译和文化翻译各

自优势,充分传达中医药术语的文化与医学内涵。

1.1.1 科技翻译原则与策略 坚持“目标导向”的科技翻译原则的大多以国内学者为主。谢竹藩等^[2]认为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在术语翻译方面,若在英语中有对应西医术语,主要遵循比照西医,尽量使用西医术语的原则和标准,以便准确体现中医药在国际上是一种可行的医学体系。字对字的翻译和对西医专业名词的舍弃,是把中医学当成一种通俗的东方文化,而不是真正的医学^[3]。李照国等^[4]提出“中医翻译首先应该是科技翻译”“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的中医翻译三原则,后来将其修正为“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5]。不过,后来李照国对这三条原则进行了反思,比如“薄文重医、依实出华”强调中医翻译属于科技翻译,忽视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借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在实际交流中不可避免的引起歧义^[6]。李照国较早地提出“科技翻译”和“比照西医”的观点,虽然后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总地来说,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即以科技翻译为主、文化翻译为辅^[7]。

在“目标导向”的科技翻译原则指导下,中医药术语英译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具体方法上主要采用借用法、意译、意译加注和词素造词法等^[8]。

1.1.2 文化翻译原则与策略 坚持“来源导向”的文化翻译原则的学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 Wiseman N (魏迺杰) 和德国的 Unschuld PU (文树德),同时也有部分国内学者坚持这种观点。Wiseman N 在其博士论文《中医术语翻译——源语导向的方法》(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erminology: a Source-Oriented Approach) 中系统阐释了“来源导向”的中医术语翻译原则^[9]。他反对用西医术语来表达中医药术语,认为这样会让西方读者认为中医学是和西医一样的医疗体系,他坚持在术语英译中保留中医学真实原貌,提出 5 条翻译中医术语的原则:非专业名词以非专业对应词翻译;专业名词应以直译为第一选择;直译法未能产生合理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No.19ZDA3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No.20YJA740064)

作者单位:1. 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上海 201203);
2.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通讯作者:周恩琳, Tel: 021-51322229, Email: johnzhou323@163.com

DOI: 10. 7661/j. cjim. 20220506. 114

应词则根据定义造新词;尽量少用音译;西医名词仅限于可确保中医学概念完整且不引入西医概念之时使用^[10]。Unschuld PU 等^[11]认为中医学翻译应该严肃地对待古典文献,不应该把医学文献与当时的环境隔离开来。他不主张用现代医学术语去翻译或者解释 2 000 多年前的医学文献,认为只有通过用中医学自己的术语体系才能把中医文献中的思想与理论完整地表达出来。例如,Unschuld PU 将中医学的“脏腑”直接翻译成“depot”(藏)、“palace”(府),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中医学“藏”“府”的原始含义及其在早期中医学理论著作中的隐喻意义^[11]。另外,Wiseman N 主张将“风火眼”译为 wind-fire eye,以体现中医学对疾病的认知^[9]。

Wiseman N 和 Unschuld PU 的观点也得到国内部分学者的赞同。兰凤利^[12]提出中医药术语英译应该反映其隐喻内涵,在翻译中体现术语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源语导向”的文化翻译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比如陈斯歆^[13]反对以英美为中心的归化策略,认为中医药术语英译应该提倡异化策略。在异化翻译策略下,译者选择的方法有音译、直译、音译加注或直译加注^[8]。

1.1.3 双重翻译原则 大多数国内学者坚持“目标导向”的科学翻译原则,而大多数国外学者则坚持“来源导向”的文化翻译原则,对于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 Kim T^[14]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希望推动中医药的科学化而西方人则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医药的传统治疗方法。这也与我国早期倡导和从事中医药翻译学者的专业背景有关,比较著名的有陈可冀、谢竹藩、欧明等,他们大多是临床医师,兼具中医学和西医专业背景,所以在从事中医翻译时,大都会坚持科学化原则,引入西医概念,以便使中医药能够更容易地被外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面对这两种不同翻译指导思想, Pritzker S 等^[15]认为如果中西医对某个疾病或者概念认知完全对等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双重翻译”(dual translation)的方法,比如对于争议较大的“风火眼”则可以译为“wind-fire eye (acute conjunctivitis)”,认为这样既保留了原文中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和西医中的病名联系起来,译者或作者可以根据目标听众或读者而选择其中的一种翻译形式。笔者认为在翻译中医药文化内涵丰富的隐喻的时候,也可以采用“直译喻体+解释内涵”的方法,比如对于中医学概念“釜底抽薪”和“虚邪贼风”可以处理为“raking the firewood from beneath the cauldron (drastic purgative treating method)”

和“The depletion evil and the robber wind (climatic pathogenic factors)”,这样既保留了中医学的隐喻特征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把术语的医学原理翻译出来^[16]。

1.2 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 标准化是中医药术语英译的另一个热点,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政府和学者的重视。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主要分为术语标准制定工作和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两个方面。

1.2.1 国内外中医药术语标准制定工作 近年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发布了不少中医药术语标准。在国内,中医药术语标准基本由政府主导,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包括 1997 年发布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症候部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和 2006 年发布《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国家标准;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分别在 2004、2010、2013 年公布的《中医药名词》;另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1999 年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了“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项目,并于 2004 年由谢竹藩教授主编出版了《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除此之外,李照国教授也在 2016 年出版《汉英双解中医临床标准术语词典》,探索中医临床术语英译标准。

在国际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WFCMS)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Technical Committee 249, ISO/TC249)是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标准的主体。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于 1981、1991 年和 2008 年先后颁布《针灸命名标准》《针灸穴位命名国际标准》和《标准针灸经穴定位标准》,并于 2007 年颁布了由 4 200 个词条组成的《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对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2018 年 6 月,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 ICD-11)纳入了由我国学者为主制定的传统医学疾病分类,作为 ICD-11 的第 26 章,在 ICD-11 中建立了以中医药为基础,兼顾日韩传统医学内容的病证分类体系,对推动中医药国际交流,促进中医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22 年 3 月,世界卫生组织委托上海中医药大学牵头制定《WHO 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已经正式在世卫组织官网发布。

另外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标准是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于 2008 年制定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该标准由 68 个国家（地区）的 200 多位专家，70 个中医药团体参与研究和修订，正文共包括 6 526 个词条，并附有中医典籍、针灸治疗病症等 9 个附录。

ISO/TC249 成立了专门的第 5 工作组（WG5）负责制定中医药术语标准，已经在 www.iso.org 网站发布了 8 项中医药术语标准，具体为：ISO 19465: 2017 中医药—中医临床术语系统分类；ISO 18662-1: 2017 中医药—名词术语 - 第一部分：中药材；ISO/TR 23022: 2018 中医药—汉方方剂名词术语及产品编码；ISO 20334: 2018 中医药—方剂编码系统；ISO/TR 23021: 2018 中医药—汉方原药材名词术语；ISO 18662-2: 2020 中医药—名词术语 - 第 2 部分：中药炮制；ISO 23961-1: 2021 中医诊断名词术语第一部分：舌诊；ISO 23961-2: 2021 中医诊断名词术语第二部分：脉诊。

除了国际组织所研制的标准以外，目前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是 Wiseman N 研制的术语标准，国际多家出版社（比如 Paradigm Publications 和 Blue Poppy Press）采用魏迺杰的术语体系，并在 Paradigm 出版社网站建有 Wiseman N 的在线术语检索平台^[12]。

1.2.2 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可以检索到大量标题包含“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的论文，但其中大多数论述的还是中医药术语英译的原则问题，基本都可以归为上节所述的“文化翻译”和“科技翻译”范畴。虽然已经出版和发布了多部国际和国内标准，但目前在国内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目前，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这两部术语国际标准的对比研究，研究者试图通过比较其异同，寻求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最佳途径^[1]。李照国^[17, 18]对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术语标准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并出版了相关专著。付甜甜等^[19]比较了 WHO 版和 WFCMS 版标准共有的中医病机术语及其英译，提出术语核心词和功能词的翻译应该尽量统一，并理清术语深层逻辑关系，译出术语真正含义。李永安等^[20, 21]及卢琰等^[22]从不同角度对两套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进行比较，探讨了术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语法问题”“译名用词”等问题。谢舒婷^[23]比较了国家名词委发布的《中医药名词》和 WFCMS

版国际标准中疾病名称翻译，并指出两部标准存在问题的地方。

除了术语英译标准比较研究以外，学者们也提出各自对于英译标准的观点。比如李照国^[24]提出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标准的研制需要遵循自然性、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和规定性原则。朱建平^[25]于 2016 出版《中医药学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一书，总结了朱建平及其团队从事中医药术语规范化研究 16 年的成果和心得，并详细阐述了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实施细则以及英文规范实施细则等内容。

1.3 中医药术语英译思想评价 中医药术语英译评价也是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梳理和国内外重要术语英译思想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李照国等^[26]通过具体译例，对李约瑟的中医翻译思想进行评价，从“由表入里从实而译”“组合词素构建新词”“灵活多样数法并举”三个方面总结李约瑟的中医药术语翻译思想。李照国^[27]从中医语言与概念的认识、中医术语的分类和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三个方面对 Wiseman N 的中医药术语翻译思想进行评价，认为其在“中医翻译方面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医翻译的一代新风”，同时指出 Wiseman N 对部分术语的翻译通俗化或者庸俗化。兰凤利^[28]评析和肯定了 Wiseman N 在中医药术语英译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提出的中医名词术语的构建原则、来源和形成方法，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吉哲等^[7]对 Wiseman N 和李照国的中医药术语翻译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二者对中医术语英译的不同认知。谢竹藩等^[3]对 Wiseman N 的术语标准提出了质疑，特别反对 Wiseman N 的字对字的翻译和对西医专业名词舍弃。

与此相对应，Wiseman N^[9]也对国内外主要中医药术语英译代表人物进行了评述，指出了他们在中医药术语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比如 Mann 在很多术语翻译上采用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Porkert 采用拉丁文翻译中医药术语，谢竹藩采用西医术语对中医药专门用语进行翻译，Maciocia 总体上采用目标导向翻译方法，李照国对古典中医术语的翻译更注重西化，Unschuld PU 避免使用西医术语等。Wiseman N 通过对这些中医药术语翻译代表人物的术语翻译思想进行总结、梳理和评价，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其“来源导向”的中医药术语英译原则。这种“来源导向”的术语英译与 Unschuld PU 的术语思想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主要区别在于某些特定的术语选择^[9]。

2 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研究在翻译原则与策略、标准化和中医药英译思想评介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同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存在重技巧、轻理论的现象 长期以来,中医药术语英译的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对具体译例的分析、讨论,缺乏创新性和相关的理论研究。王银泉等^[29]对 1981—2010 年的中医英译研究的回顾中指出,翻译技巧是中医翻译研究的主题和重点,存在明显的重技巧,轻理论的现象。朱文晓等^[30]指出近 5 年来中医翻译研究的重技轻理论的现象有所改善,现有研究也逐步向理论方向延伸的趋势,但总体上相关研究还存在套用理论的现象,比如理论和实践结合不紧密、相关理论分析不透彻、研究不深入等问题,缺少能够体现中医药术语英译特征和结合术语学研究等方面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2.2 缺乏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的多版本系统比较研究 尽管已经颁布了多部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和出版了多本中医药术语词典,但由于这些标准和词典坚持不同的翻译指导思想以及中医药术语一词多义现象,对于部分中医药名词术语的翻译各不相同,使得在术语英译的选择上,令人感到困惑,造成了一定的混乱,阻碍了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所以需要对这些不同翻译的术语进行进一步研究,厘清其翻译指导思想。

目前,也有部分研究涉及翻译标准的比较研究,主要涉及术语的分类、译法和误译上,且主要是比较 WHO 西太区和世中联的术语标准,缺乏多版本系统的比较研究^[1]。所以有必要对这些翻译标准和词典的翻译标准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归纳出每部标准和词典所坚持的翻译标准,从而对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研究和实践提供基础和指导。

2.3 缺乏实证的研究方法 目前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方法单一,多为定性研究,实证研究少^[1]。对于这些已经出版的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和词典,迫切需要一个可视化、系统化的中医药术语库。对于同一种术语的不同翻译大都还是基于传统的经验或者人工的方法进行研究,缺乏相关的语料库和术语库的支撑,迫切需要采用语料库和术语库等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进行检索、统计和比较。

2.4 缺乏中医药术语英译海外传播的相关研究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翻译中医药术语时,未能将术语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问题考虑进去,这必然影响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质量;其二,目前学界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较多,而术语的海外传播和接受研究较少;其三,缺乏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与中医药术语

的传播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少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分析术语的翻译,也较少有研究翻译在中医药术语传播的重要作用。在翻译中缺乏传播的研究,会使相关研究结论片面和单薄^[31]。为此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对中医药术语英译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估,对目前中医药术语英译进行修正和完善,并拓展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的范围,提升其研究质量。

3 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的展望

3.1 中医药术语英译理论与学科建设 如前所述,国内外中医药术语英译存在重技巧轻理论的问题,而且在翻译技巧方面研究往往重点关注部分术语的探讨,重复性多,创新少。所以有必要对中医药术语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国内外中医药术语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历史发展、流派、归纳中医药术语研究英译研究的核心问题,理清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的方向^[1]。同时,也要在术语学和术语翻译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理论基础。另外,应该进行中医药术语英译的跨学科研究,借鉴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和术语学相关理论,加强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理论探讨,不断加深和拓展中医药术语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术语英译学科。中医学术语学是中医学之下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医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32]。毫无疑问,中医药术语英译是中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在加强翻译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应该将其融入中医学学科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和设计,从术语的哲学渊源和历史源流出发,构建中医药术语英译学科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探索中医药术语的英译理论和传播机制,从而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内核的中医药术语英译话语体系和学科内涵。

3.2 基于术语特征内涵和语料库的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 主要包括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界定与分类、中医药双语语料库和术语库建设、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多版本比较研究和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原则、策略和方法。

首先,对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进行界定与分类。根据目前颁布的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和词典,特别是以《WHO 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和《中医药学名词》(2004、2010 和 2013 版)为基础,选择那些构建中医药最基本概念,能较为完整地体现中医

药理论体系, 共识度较高且历史较为悠久的历史概念为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依照总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神、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形体五官、病因病机、诊法治法、辨证施治、针灸、方剂、功法、运气学说等方面对中医药术语进行分类, 构建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架构。

其次, 开展中医药英语语料库和中医药双语术语库建设。建设包括中医药典籍、中医药双语教材和海外中医药文献在内的中医药英语语料库, 为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和中医药双语术语库提供语料支撑。收集目前主流的中医药术语词典和国内外发布的中医药术语标准, 建设中医药双语术语库。该双语术语库还需要结合中医英语语料库和术语内涵特征, 尽量提供中医药术语的分类、定义、出处、上下文、术语译文、定义译文以及在海外文献中的应用情况等要素。

再次, 开展中医药术语翻译和翻译标准的多版本比较研究。在构建的语料库和术语库的基础上, 利用语料库技术, 提取这些术语的现有译法, 对各版本术语词典、术语标准进行量化统计和分析, 探索和总结不同术语标准所采用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并分析这些译法是否准确。

最后, 系统总结中医药术语英译原则、策略和方法。根据对中医药术语翻译现状和翻译原则的梳理和研究,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 进行基于语料库、术语特征内涵的中医药术语翻译研究, 同时进行中医术语与西医术语特征内涵的比较, 确立中医药术语英译原则, 坚持“以我为主”, 使西方读者获得与中国人同等方式了解和认知中医学的机会, 在翻译中准确传达中医药医理、文化和哲学内涵, 建立中医药术语对外传播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

3.3 中医药术语英译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 主要包括中医药术语传播的原则研究、中医药术语传播受众研究、中医药术语英译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

首先, 加强中医药术语英译传播原则研究。中医药术语体现了中医药的哲学性、文化性和医学性, 其英译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至关重要。需要在分析中医药术语英译海外传播现状的基础上, 开展中医药术语英译传播的核心问题研究, 即中医药术语的英译与传播是以科技为导向还是以文化为导向? 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同时, 也需要考察中医药术语对外传播的主体和传播渠道。

其次, 开展中医药术语传播受众研究。传播受众是关系到中医药术语能否有效传播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目前大多数国内译者坚持科技翻译的倾向而国外译

者坚持文化翻译倾向呢? 除了译者对中医药不同的信念以外,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译者在翻译前, 对传播受众研究不足, 特别是国内译者对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医疗现状、公众心理和阅读期待缺乏了解。为此, 需要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 探索如何根据受众差异及时调整中医药术语对外翻译和传播策略。

再次, 开展中医药术语英译海外传播和接受研究。通过语料库技术和实证研究, 从不同角度考察中医药术语英译名海外接受使用情况, 比如考察海外中医药著作、医学杂志、英语媒体、中医药课程教材、中医课堂、中医诊所、美国针灸考试等对于中医药术语的使用和接受情况。由于翻译在本质上属于传播行为, 鲍晓英^[33]根据拉斯韦尔的 5W 传播模式, 将该模式应用到文学译介, 提出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效果五大要素的译介模式。同样, 开展中医药术语英译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也可以从中医药术语英译与传播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等五个方面来研究中医药术语英译与传播模式。

3.4 中医药术语英译与传播的联动研究 翻译与传播的联动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与传播的联动机制^[31]。目前, 中医药在国际上总体还属于补充替代医学, 在国际话语体系里和西方医学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 我国中医药对外翻译和传播本身也存在较多问题, 比如中医药翻译人才队伍和翻译质量不高、翻译目的不明确、传播方式陈旧、受众考虑不足、传播效果差等。在翻译中医药术语时, 很少考虑翻译的传播问题, 受众意识缺乏。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传播对中医翻译的重要性, 比如葛校琴^[34]从国际传播学的角度, 提出中医翻译要面向受众, 注重传播效果, 但总体来说, 学界较少从传播的视角分析中医药术语的英译, 也很少研究翻译对中医药对外传播的促进作用。

翻译与传播是一个彼此联系紧密的整体, 需要从翻译的角度研究传播, 从传播视角分析翻译^[31]。所以, 中医药术语英译和传播联动研究需要从术语传播和受众角度来研究术语英译, 同时从术语英译的角度分析术语传播, 系统地分析中医药术语的内涵和特征, 结合中医药英语语料库, 探索基于传播和受众的中医药术语英译和传播模式, 有效地提高中医药术语的英译质量和传播效果, 从而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医药术语英译话语体系。

4 结语

笔者总结了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在翻译原则与策略、标准化研究和翻译思想评析等方面的现状和趋

势。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还存在重技巧轻理论, 标准化研究方面不够深入, 研究方法单一, 缺乏术语英译传播与接受研究等问题。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应该加强中医药术语英译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开展基于术语特征内涵和语料库的术语英译研究, 注重术语英译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研究, 并开展术语英译与传播的联动研究, 有效地提高中医药术语的英译质量和传播效果, 从而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医药术语英译话语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 都立澜, 刘艾娟, 陈铸芬, 等. 2000-2012 年中医术语英译研究现状及分析 [J]. 中医教育, 2015, 34 (2): 6-11.
- [2] 谢竹藩, 刘干中, 吕维柏, 等. 评魏迺杰先生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续)——论中医英文词汇中的西医名词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5, 25 (11): 1046-1049.
- [3] Hui K, Pritzker 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perspective from UCLA Center for East-West Medicine [J]. Chin J Integr Med, 2007, 13 (1): 64-66.
- [4] 李照国, 刘希和. 论中医翻译的原则 [J]. 中国翻译, 1991, 12 (3): 41-45.
- [5] 李照国主编. 中医英语翻译技巧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75-77
- [6] 牛喘月. 再论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 [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4, 2 (3): 235-238.
- [7] 吉哲, 施蕴中. Nigel Wiseman 与李照国学术思想对比研究 [J]. 中医药学刊, 2006, 24 (11): 61-62.
- [8] 周义斌, 王银泉. 1981 年-2010 年中医英译理论的依据及策略选择研究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 (4): 1016-1019.
- [9] Wiseman 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erms: A source-oriented approach [D]. UK: University of Exeter, 2000.
- [10] 魏迺杰, 许权维. 中医名词英译: 应用系统化原则的翻译模式 [J]. 科技术语研究, 2004, 6 (4): 30-34.
- [11] Unschuld PU, Tessenow H.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uang Di's Inner classic—basic questions: 2 volumes [M].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12] 兰凤利.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的哲学思考 [J].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0, 31 (7): 72-73.
- [13] 陈斯歆. 文化视阈下中医学术语英译的原则与策略 [J]. 上海翻译, 2017, 3: 51-56, 94.
- [14] Kim T. Divergent interests and cultivated misunderstandings: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 o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J]. Soc Hist Med, 2004, 1: 93-111.
- [15] Pritzker S, Hui K, Zhang H. Consider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R]. USA: UCLA Center for East-West Medicine, 2014.
- [16] 周恩. 中医隐喻英译: 原则与策略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8 (6): 741-744.
- [17] 李照国主编.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化比较研究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 [18] 李照国主编.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化比较研究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7.
- [19] 付甜甜, 都立澜, 刘艾娟. 基于 WHO 版和世中联版两大国际标准的中医病机术语英译对比研究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6, 22 (2): 252-254.
- [20] 李永安. “东方情调化翻译”在两套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方案中的体现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1, 31 (11): 1570-1572.
- [21] 李永安, 董娜, 史文君, 等. 对两套中医译名标准化方案中的语法问题的探讨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7, 37 (2): 118-119.
- [22] 卢琰, 李永安, 申艳星, 等. 两套中医译名标准化方案中译名用词问题的探讨 [J]. 西部中医药, 2017, 30 (3): 142-145.
- [23] 谢舒婷. 统一旗帜下的翻译标准之争——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病名部分 [J]. 中医学报, 2013, 28 (1): 53-54.
- [24] 李照国. 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化的概念、原则与方法 [J]. 中国翻译, 2008, 29 (4): 63-70.
- [25] 朱建平主编. 中医药学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6.
- [26] 李照国, 李鼎. 试论李约瑟的中医翻译思想 [J]. 上海科技翻译, 1997, 2: 21-22.
- [27] 李照国. Nigel Wiseman 的中医翻译思想评介 [J]. 中国科技翻译, 1998, 11 (2): 41-43, 51.
- [28] 兰凤利. 评魏迺杰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26 (2): 177-180.
- [29] 王银泉, 周义斌, 周冬梅. 中医英译研究回顾与思考 (1981—2010)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22 (4): 105-112.
- [30] 朱文晓, 童林, 韩佳悦. 中国中医药翻译研究 40 年 (1978-2018) [J]. 上海翻译, 2020, 1: 55-61, 95.
- [31] 胡开宝, 李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研究: 内涵、方法与意义 [J]. 中国翻译, 2018, 39 (4): 5-12, 129.
- [32] 倪菲, 李德新. 论一门新兴学科——中医术语学 [J]. 辽宁中医杂志, 2015, 42 (8): 1414-1415.
- [33] 鲍晓英. 从莫言英译作品译介效果看中国文学“走出去” [J]. 中国翻译, 2015, 36: 13-17.
- [34] 葛校琴. 国际传播与翻译策略——以中医翻译为例 [J]. 上海翻译, 2009, 4: 26-29.

(收稿: 2021-02-23 在线: 2022-05-20)

责任编辑: 邱禹